

人生观和人“死”观的教育

詹 丹

人生会面临许多大事，死亡则是人出生以后需要面对的最大事情。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会接受许多人人生观方面的教育，遗憾的是，关于人“死”观的教育，还比较稀缺。

我大概得算是个奇怪的孩子，小时候经常会受到死亡阴影的困扰，甚至会想象我死后被埋在何处。当我这么想的时候，郁闷、寒冷、黑暗的感觉，就把我包围了起来。我曾独自一人在家里嚎哭，哭叫着“我会死呀我会死呀……”甚至引来邻居的围观。他们嘲笑我的胆怯和愚蠢，但他们并没有安慰我或者告诉我怎么来正视自己的死亡。我的父母以他们也会死、人人都会死的说法来劝慰我，但这引起了我更大的恐慌，还添加了我嚎哭的新内容：“我爸爸妈妈也会死呀我爸爸妈妈也会死呀……”

随着年龄增长，死亡阴影渐渐被稀释，却并没有彻底消散。直到有一天，我在高中时，很偶然地读到古罗马哲学家卢克塞修的《物性论》时，我的精神才为之一振。美国哲学家桑塔亚那曾给《物性论》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古希腊罗马的总结性著作，但其中写了什么，我大半已经忘却，或者当时就没读懂。不过其中有一段“论怕死的愚蠢”，却让我铭心刻骨。他认为人死后，感觉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有关死亡后种种痛苦、难受的感觉，只是活人想象出来的，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我们不应该怕死，而是应该害怕活人的怕死的那种感觉。

对自己的害怕感到害怕，这一有

点绕口但充满智慧的语言，后来我在法郎士的散文《勇敢》中又读到了，心里黑暗的一角，似乎被灯光照亮了。我觉得，情势终于得到了扭转——当我年幼的时候，当死亡一事离我还很遥远时，我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而当我渐渐长大，当我在向死亡一步步走近时，那阴影却在慢慢向后退去。

后来，读大学的时候，教我们英语的周老师某天走进教室时带着黑纱。我们得知他的父亲刚刚去世，就纷纷走上讲台前去安慰。他开始上课时，特意先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他虽然悲伤，但也很想得开，因为他觉得

人的死亡，是对人类的最后一次贡献，如果人只有生没有死，那么地球早就人满为患了。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活着的人对每一个正常死亡的人，都该怀有一份感激之心，也都应该正视自己的死亡。周老师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又亮堂了许多，而且更奇妙的是，当时的我已经不觉得是死亡的阴影正在远去——我不需要努力去驱赶它，我可以很坦然地看着死亡，就像走在路上，看着路边的一棵树，在风中摇摆。

再后来，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都相继表达了意愿，要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单位让学生作病理解剖。

当他们去世时，我和家人都照办了。这时候，我觉得，关于死亡，除了消除惧怕心理，除了面对它、正视它，我们也还是可以做得更多的。

我当然尊重每个人对待自己死亡时处置自己遗体的不同方式，但是，对于那些捐献遗体的人，我怀有一份更深的敬意。这不单单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相当流行的表达：“宁愿让学生在在我身上试划20刀，也不愿他们将来在病人身上错划一刀”，也不仅因为我的父母都这样做了，而是因为这些人以自己的行动，又为我的人“死”观教育构建了一个重要部分，一个更加达观的新境界。



笔会

瓷花四屏图

(国画)

彭太武

春天的梨花雪

唐池子

一个盛满水的白色大瓷盆在记忆之河里飘荡。瓷盆里的是老家门后的井水，明晃晃的清冽，光影在晃动。突然有了火，是一把纸钱点燃了。火烧灼的速度像制作闪电的跑道，迅速留下了青黑的痕迹，带了一圈红色焰火的灰烬。哧哧，纷纷落进了白色大瓷盆的井水里，冒起一缕青色的烟。“喝下去！”哪个威严的声音在说。

这时我看见了父亲，年轻的蜡黄的脸，被那个白色大瓷盆罩住，“咕咚咕咚”，和着纸灰仰脸把那一大盆井水一滴不剩地喝下去。最后沾在失血嘴唇上的一小片浸水的黑纸灰，被粗壮的手背轻轻一抹，和唇上的水痕一起，抹得干干净净。

失血的嘴唇上好像从来没有饮过水一样，水痕消失了。

接着，我的父亲也好像没有来过家里一样，消失了。

我在他的床上、工作间、菜园子、竹林中、老井沿上、阁楼里、白水河边，所有他爱去的地方都找过，甚至妈妈的大衣橱里都找了几遍，但是找不到他了。

我问妈妈：“爸爸藏哪了？”

妈妈转背去擦眼泪，哽咽着回答：“爸爸出去治病了，治好病就回来了！”

但是，我心底的孩子忧郁地说，他不会回来了。

村子里那株梨树开花了，是全村最高的那株，也是雪白花朵开得最多的那株。从那个春天以后，它肯定是全世界开满雪白花朵最多的那株，再也不会有的梨树超过它了。

那个孩子失足落进了那口弯弯的、明晃晃的池塘里。那是个男孩，被大人救出水面时，像睡着了的一条鱼，额前的一缕黑发下雨般滴着水滴。老人牵来了村里最膘壮的一头黑牛，一对弯刀的粗角架在空中。他们把孩子放在牛背上，好多大人赶着黑牛快速跑一圈兜兜圈子，边兜圈子边高声叫唤着那孩子的名字。他的父母没有动，动不了，也像两条剧痛的鱼，潜伏在地上拼命叫唤他的名字，他们的脸在拼命地下雨。

我咬着手指站在那株梨树下，眼睛一刻不离地盯着牛背上的孩子。如果牛把孩子肚子上的水倾出来，他就会猛然醒来。我渴望第一个发现奇迹。

可是那个孩子仍像条熟睡的鱼，软软地垂在牛背上，额前那缕滴着水

的头发不再滴水了，雨季结束了。

大人赶走黑牛。牛群发出呜咽的悲鸣。

春风哭着穿过村子。

孩子的父母抱着孩子发紫的身体，不肯放手，呼天抢地。

全村子的人脸上都在下雨，明晃晃的雨水。

我的眼睛钉在那个发紫的身体上，不肯相信没有出现奇迹。

这样近距离的惊恐，瞬间唤醒了我自己体内所有惊恐的记忆。父亲那时大概离开我们一年多了，我甚至已经无从记清他的模样，但是忧郁日日压在我的心头，那时的我大概隐隐觉得，压在肩膀上的最后一根悲伤的稻草，即将折断身体里的芦苇。那个梨花雪的春天。

我惊恐地看着悲伤如同一头黑牛压在孩子父母的身上，看到痛苦如此肆虐，如同一只无情的手，任性地扭曲着他们的身体，揉碎了他们的眼泪，碾碎了他们的心，就差一小步了，也许仅仅一厘米，他们的生命就要摧毁折断。我心底的孩子在忧郁地说，不久他们也会消失。

这样近距离的惊恐，瞬间唤醒了我自己体内所有惊恐的记忆。父亲那时大概离开我们一年多了，我甚至已经无从记清他的模样，但是忧郁日日压在我的心头，那时的我大概隐隐觉得，压在肩膀上的最后一根悲伤的稻草，即将折断身体里的芦苇。那个梨花雪的春天。

可是后来发生的却是逆转。

虽然失去孩子的那对父母脸上还留着悲愁的黯淡，但是他们和别人一样吃饭，一样干活，一样嗑瓜子。后来，我更加诧异发现，他们又有了一个男孩，背在妈妈的背上，露出一张流着口水脸，那个发现把我吓得魂飞魄散。

因为眼前这个婴孩和那个孩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除了比他小。那个孩子不是落在水里在牛背上再也没有醒过来吗？那么妈妈背上这个又是谁？一个妈妈会生出两个一模一样的孩子吗？

我诧异地看着那个妈妈，她现在的脸居然变得白亮，她轻轻摇着背上的孩子，还发出咯咯的笑。她那副幸福的样子，让我产生以前那个孩子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错觉。

我顿时无比困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以前那个孩子是真的，还是眼前这个，或者他们本来就是同一个？为了至少证实自己的困惑，我壮胆独自一口气跑到他家后山。我大松了一口气。那个圆锥的小坟还在，上面还插着一枝有两片翠叶的梔子花。

这一瞥就够了。我顿悟，一定是那个妈妈牢牢记住了以前孩子的样子，于是找到了他，又重新把他生出来。这回妈妈胜利了，她咯咯地笑是胜利者的笑。

她的胜利的笑救了我的命。我心底的孩子也发出了胜利者的咯咯的笑。我突然明白，重新找回父亲的方法：只要牢牢记住他的样子，就能把他重新找回来。

可是这时父亲离开我已经两三年了，年幼的我总是无法记起他确切的样子。我又开始绝望，心底的孩子忧伤地说，你再也不会咯咯地笑了。

可是后来，家里突然来了一个男人，陌生的男人。当他朝我伸出手臂时，我就像小鸡逃离老鹰那样躲得远远的。

我躲了好些天，他呆在我家，没有离开的打算。

我偷偷问妈妈：“这个人为什么老呆在我们家？”

妈妈笑得直喘气：“傻丫头，这是你爸爸呀，他病好了回家了，你不是一直盼着他回来吗？”

我非常疑惑，他，真是我的父亲？我眯着眼睛偷偷观察他，他比我原先的父亲结实吧，比原先的父亲白净吧，比原先的父亲高大吧……

父亲真的回来了，我却发现，他是一个陌生的父亲。

长大后我才知道，我的父亲在我不到三岁的时候重病，按照乡下方士的安排，需要在别人家寄居三年，不与人见面，才能躲过此劫。

三年光阴，足以让一个孩子忘记自己最亲近人的模样。

真庆幸父亲自己找回了家，否则我真的再也找不到他了。

后来，我和父亲熟悉起来，我一点点知道，坚定地知道，他就是我亲爱的父亲，唯一的那个。

我心底的孩子终于能发出那种胜利者的咯咯的笑了。

生命总是由连续不断的多次逆转构成，谁也料不到。

那个春天的早上，父亲笑呵呵地出门，出门时回头笑呵呵地叮嘱，给他准备一壶茉莉香片，我笑呵呵地回他好咧！

烧开满满一壶井水，茉莉香片还来不及被沸腾的水泡开，就接到电话：父亲连人带车摔倒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

父亲去而复归以后，很多年，从

来没有想过，我的生命里会再下一场梨花雪，全世界雪白花朵最多的那场梨花雪。毫无准备，猝不及防。

满世界彻骨寒冷的梨花雪，春天里晶莹如冰的雪花，纷纷扬扬，漫天飞舞，一点点覆盖了父亲变凉的身体和流血的头颅，也一点点覆盖了我们今生的时光和快乐。我像那棵全世界雪白花朵最多的梨树，瞬间被悲伤的闪电击中，转瞬花朵凋零，颓然缓缓倒下。

我心底的孩子悲伤地说，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可我偏不相信不接受，我对所有痛痛的哀容天真地说，我要上天入地、穷天尽地，把他找回来，因为我牢牢记住了他的样子。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父亲真的已经飞离了我们所在的空间。此生，只是相遇的一个通道。而这个世界，决不止于一条通道，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通道指向未知的空间。

春天的梨花雪慢慢融化，悲伤今天再也不能把我压碎。在心底始终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和父亲在另外未知的通道里重逢。

只要我把父亲的样子牢牢记在心底，那么，重逢的瞬间，我会立即把他认出来。

家祭无忘告乃翁

史中兴

早年读陆游《示儿》诗，首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令人警醒，跟着悲从中来，“但悲不见九州同”。没让这份悲凉慨叹留步，立转激昂，“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连死后也不忘国家兴亡，这样的牵挂，哪里是万事空啊。读到这里，不由得对放翁倍增敬仰之情。

陆游生当宋、金两国对峙的年代，国土分裂，战争频繁，朝政腐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一生以诗文为武器，呼吁国家统一，整顿朝纲，减轻赋税，发愤图强。死后还念念不忘王师北定中原，这是何等崇高的爱国情怀。

人一生奔波忙碌，最后埋尸荒丘，“卧龙跃马终黄土”，“晋代衣冠成古丘”。今天是一把火化成灰烬，不过生命之火是熄灭了，却不是成了空无。有的人，人不在了思想和、精神在，可以影响后世几千年，怎么空得了呢？放翁的诗词、品格，不是传颂至今吗？这自然是那些大思想家、大学问家，

今年的清明节是4月4日。“清明节”的英文，许多人都翻成 Tomb Sweeping Day（扫墓节），然而这个能彰显节日内涵特色的词语，并未收录于英美出版的权威英文词典。

是否收录于英美出版的权威英文词典，在汉英翻译的研究上，是个极具参考价值的判准。中文的词语翻成英文，常会有各种不同的译法，这些译法各有其拥护者。然而若能登堂入室，获纳英美的权威词典，意味着这些英译的词语更进一步，通过了专家层层考核认证，地位在核心的英语世界已经稳固确立，有其重要象征意义。

美国最大、最权威的英文词典是《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词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 俗称 W3），这部重量级的巨著以 Ch’ ing Ming（清明）的形式收录了清明节，此乃传统的威妥玛拼音（Wade-Giles）。该条目（entry）的词源（etymology）载明，这个词语来自“（北京）中文的‘清明’，字面义为‘清且明’”【Chinese (Pekinese) ch’ ing1 ming2, literally, clear and bright】。

W3 接着给“清明节”下了定义，言其为“中国的一个春天的节日，是时要整伤坟墓，还要给亡者献上特别的祭品”（a spring festival in China when graves are put in order and special offerings are made to the dead）。W3 是语文词典，不是百科全书，对清明节的处理精简到位，已属难得。这部词典已有多年没有修订，收录的 Ch’ ing Ming 是个旧拼法，放在今日，以汉语拼音的 Qing Ming（或 Qingming）转写，更顺理成章。

中国主要的传统节日，有春节、端午、中秋“三大节”之说，以春节为首。春节常见的英译有三。其一为英语世界最常用、收录词典最多的 Chinese New Year（中国新年）。New Year（新年）为既有的英文单词，冠上 Chinese（中国的）加以修饰，浅显易懂，或许因此最为普及。其二为逐字翻译的 Spring Festival（春节），这也是国人对此的标准答案。虽然 Spring Festival 一样收录于权威词典，不过收录的词典较少，英语世界的使用率也较低，可能因其语义模糊，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是 W3“清明节”定义里小写的 spring festival（春天的节日），或是其他文化的节日。其三为 Chunjie（春节），这个汉语拼音的“春节”仅见于英国的《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是个令人惊喜的孤例。Lunar New Year（农历新年）颇为常用，却不见于任何词典，让人诧异。

元宵节是广义春节的终曲乐章，节日以灯笼或花灯为主角，因此元宵节的英文一般都译为 Lantern Festival（灯笼节）。然此 Lantern Festival 只出现在以评选“年度词汇”（Word of the Year）而声名鹊起的《在线牛津词典》（Oxford Dictionaries Online），指的也不是中国的元宵节，而是日本的“盂兰盆会”（相当于“中元节”的日本佛教节日）。由于二者存在着混淆的可能，也可能与其他文化的 Lantern Festival 难分彼此，因而现行常见的作法是，日本的节日多改用源自日文的 Bon“盆”（或 O-Bon“御盆”），中国的节日或强势延用 Lantern Festival，或冠上 Chinese，以 Chinese Lantern Festival（中国灯笼节）行诸英语世界。这个 Chinese Lantern Festival 间接收录在世界最权威的《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俗称 OED），见食品 yuan hsiao（元宵，威妥玛拼音）的定义：“为（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而做的一种糯米汤团甜品。”【A sweet rice-flour dumpling made for the Chinese Lantern Festival (15 January in the lunar calendar)】。

三大节之二是端午节。端午节的英文以 Dragon Boat Festival（龙舟节）行之有年，W3 收录在册，其他几部大型词典虽未出词条，但也或在定义，或在

清明节，以及三大节的英文

曾泰元

例证，或在常见搭配中，间接带出 Dragon Boat Festival 这个词语。有人建议用半音译半意译的 Duanwu Festival，唯不见词典收录。

三大节之三是中秋节。中秋节的英文以 Moon Festival（月亮节）最为常见，以 OED 为首的许多牛津家族大小词典，均收录了这个 Moon Festival。国人的标准答案 Mid-Autumn Festival（中秋节）也行，不过收录的词典要少得多，仅见于《柯林斯英语词典》。OED 也能找到 Mid-Autumn Festival 的踪迹，然此说法只出现在 fullness（满）这个条目讲中秋赏月的书证中，一般不易察觉。

概言之，英美出版的权威英文词典所收录的中国传统节日以及文化特色事物，或不脱此四大模式：音译、逐字翻译、取特色意译、既有词汇冠上 Chinese。音译的，如清明节（Qing Ming）、春节（Chunjie）。逐字翻译的，如春节（Spring Festival）、中秋节（Mid-Autumn Festival）。取其特色意译的，如端午节（Dragon Boat Festival）、中秋节（Moon Festival）、元宵节（Lantern Festival）。在既有节日单词短语前冠上 Chinese 的，如春节（Chinese New Year）、元宵节（Chinese Lantern Festival）。今天，中国的整体国力日渐强盛，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日益显著，音译和逐字翻译这两个直接的翻译方式，将来应该会越来越多。

没死，就觉得万事皆空，对生活丧失兴趣，对现实失去关注热情，不看新闻报道，国事、家事一概与我无关。这样生活，不等到死，就已经空了，真的没啥意思没啥活头了。

春节期间，复旦一位老友上门，赠我一本该校老干部工作处编印的离休干部《我的革命历程》征文集，其中几位是我的师长，都进入耄耋之年。前副校长邹剑秋同志，前几年和几位复旦老友还经常聚一聚吃顿饭，AA 制。他 1945 年作为地下党员考入复旦新闻系，随学校由渝迁沪，毕业后留校，直到离休，70 年来，复旦从平房陋屋到雄伟大厦的发展变化，每个阶段，他都竭尽所能，为之添砖加瓦，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他在职时平易近人，轻声慢语，态度谦和，和青年学生能够说到一起，丝毫看不出是一位经历过生死斗争考验的老革命。令我难过的是，他回忆文章的署名已加了黑框。他在文中回顾当年地下斗争经历后写道，我们这些小伙子，现在都老了，我们可以毫不后悔地说，我们没有虚度年华，我们是一批把生命置之度外的革命青年，是我们这一代青年的骄傲，是复旦人的骄傲。今天的复旦人走在新的征途上，我牵挂的是，他们一定会创造出新的辉煌，跻身世界一流名校之林。这就是他留下的类似“毋忘告乃翁”的心愿和期待。许多老同志都有同样的心声，这对后来者，也是一种激励吧。